

四時五行之氣運行不息也

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指
意悟其意則象猶違者惟簡惟易迷者愈惑
愈繁故知修真上士讀參同契不在乎泥象
執文

已上皆魏真人以金丹之道至簡至易敷
揚秘要故假易卦意寓於言俾學者悟其
意以曉其言苟得金丹秘要則乾坤坎離
震兌龍虎情性魂魄鉛汞水火之類皆可
忘言矣苟明運火真機則屯蒙既未復姤
否泰卦象爻鍊皆可無用矣此仙翁恐學
者讀參同契不曉真人之意惟只殫象執
文而不知捐象忘言之意故作此以示同
徒其仁慈濟物如此雖然自非至人口訣
然亦未易以蹈其壺與之萬一也

修真十書悟真篇卷之二十九

修真十書悟真篇卷之三十

禪宗歌頌

夫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如此既
性命之道未備則運心不普物我難齊又
焉能究竟圓通迥超三界故楞嚴經云有

十種仙皆於人中鍊心堅固精粹壽千萬
歲若不修正覺三昧則報盡還來散入諸
趣是以彌勒菩薩金剛經頌云饒君百萬
劫終久落空亡故此悟真篇中先以神仙
命術誘其修鍊次以諸佛妙用廣其神通
終以真如覺性遣其幻妄而歸於究竟空
寂之本源矣

性地頌

佛性非同異千燈共一光增之寧解溢減者
且無傷取捨皆為過焚漂總不妨見聞知覺
法無一可猜量

如來妙體遍河沙萬象森羅無障遮會得圓
通真法眼始知三界是吾家

三

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之又却應其道此
聲如谷響若還無谷有何聲

四

一物含聞見覺知蓋諸塵境顯其機靈帶一
物尚非有四者憑何作所依

五

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諸方在目前項後有
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為仙

六

求生本自無生畏滅何曾暫減眼見不如耳
見口說爭如鼻說

無罪福

終日行不曾行終日坐何曾坐修善不成功
德造惡元無罪過時人若未明心莫執此言
亂做死後須見閻王難免鑊湯確磨

三界惟心

三界惟心妙理萬物非此非彼無一物非我
心無一物是我已
見物便見心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十方通塞中真心無不通若生知識解却成顛倒見親境能無心始見菩提面

圓通

見了真空空不空圓明何處不圓通根塵心

法都無物妙用方知與物同

隨他

萬物縱橫在目前隨他動靜任講謹圓明定慧終無添似水生蓮蓮自乾

寶月

一輪明月當虛空萬國清光無障礙故之不聚撥不開前之不進後不退故非速兮此非近表非外兮裏非內同中有異異中同問你傀儡會不會

心經頌

蘊諦根塵空色都無一法堪言顛倒之見已盡寂靜之體備然

人我

我不異人人自異人有親疎我無彼此水陸飛行等觀一體貴賤尊卑首足同己我尚

非我何嘗有你彼此俱無眾泡歸水

讀雪竇禪師祖英集

曹溪一水分千派照古澄今無滯礙近來學者不窮源妄指蹄窟為大海雪竇老師達真趣大震雷音推法鼓獅王哮吼出窟來百獸千邪皆恐懼或歌詩或語句丁寧指引迷人路言辭磊落義高深擊玉敲金響千古爭奈迷人逐境留却將言相尋名數真如實相本無言無下無高無有邊非色非空非二體十方塵刹一輪圓正定何曾分語默取不得今捨不得但於諸相不留心即是如來真軌則為除妄相將真對妄若不生真亦晦能知真妄兩俱非方得真心無罣礙無罣礙分能自在一悟頓消窮劫罪不施功力證菩提從此水離生死海吾師近而言語暢留在世間為榜樣昨宵被我喚將來把鼻孔穿放杖上問他第一義如何却道有言皆是謗

戒定慧解

夫戒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雖嘗有言而未達者有所執今略而言之庶資開悟

然其心境兩忘一念不動曰戒覺性圓明內外空徹曰定隨緣應物妙用無窮曰慧此三者相須而成互為體用或戒之為體者則定慧為其用定之為體者則戒慧為其用慧之為體者則戒定為其用三者未嘗斯須相離也猶如日假光而能照光假照以能明非光則不能照非照則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手一性光照明者本乎一日一尚非一二復何三三一俱忘然清淨

即心是佛頌

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從來皆妄物若知無佛復無心始是真如法身佛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含萬象無體之體即真體無相之相即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動不靜不來往無異無同無有無難取難捨難聽望內外圓通到處通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箇身心萬箇同知之須會無心法不染不滯為淨業善惡千端無所為便是南無及迦葉

採珠歌

貧兒衣中珠本自圓明好不會自尋求却數他人寶數他寶終無益只是教君空費力爭如認取自家珍價直黃金千萬億此寶珠光最大遍照三千大千界從來不解少分毫剛被浮雲爲障礙自從認得此摩尼泡體空花誰更愛佛珠卷三還與我珠同我性即歸佛性海珠非珠海非海坦然心量包法界任你塵囂滿眼前定慧圓明常在不是空不是色內外皎然無塵塞六通神慧妙無窮自利利他寧解極見即了萬事畢絕學無爲度終日怕補白兮如未兆嬰兒動止隨緣無固必不斷妄不修真真妄之心總屬塵從來萬法皆無相無相之中有法身法身即是天真佛亦非人兮亦非物浩然充塞天地間只是希夷并恍惚垢不添光自明無法不從心裏生心若不生法自滅即知罪福本無形無佛修無法說丈夫智見自然別出言便作獅子鳴不似野牛論生滅

禪定指迷歌

如來禪性如水體靜風波自止與居湛湛常

清不獨坐時方是今人靜坐取證不道全在見性性於見裏若明見向性中自定自成慧用無窮是名諸佛神通幾欲究其體用但見十方虛空中杳無一物亦無希夷恍惚希恍既不可尋尋之却成乖失只此乖失兩字不可執爲憑據本心尚乃如空豈有得失能所但將萬法遣除遣令淨盡無餘豁然圓明自現便與諸佛無殊色身爲我桎梏且恁和光混俗舉動一切無心爭甚是非榮辱生身只是寄居逆旅主號毗盧毗盧不來不去乃知生滅無餘或問毗盧何似只爲有相不是眼前葉葉塵塵塵葉非同非異況此塵塵葉葉箇箇釋迦迦葉異則萬籟皆鳴同則一風都攝若要認得摩尼其道得法方知有病用他藥療病差藥更何施心迷須假法照心悟法更不要又如昏鏡得磨痕垢自然滅了本爲心法皆妄故令離盡諸相諸相離了何如是名至真無上若欲莊嚴佛土平等行慈救苦菩提本願雖深切莫相中有取此爲福慧雙圓當來授記居先斷常纖塵有添却於諸

佛無緣翻念凡夫迷執盡被情愛添習只爲貪著情多常生胎卵化濕學道須教猛烈無情心剛似鐵直饒父母妻兒又與他人何別常守一顆圓光不見可欲思量萬法一時無著說甚地獄天堂然後我命在我空中無升無墮出沒諸佛土中不離菩提本坐觀音三十二應我當亦從中證化現不可思議盡出逍遙之性我是無心禪客凡事不會揀擇昔時一箇黑牛今日渾身總白有時自歌自笑傍人道我神少爭知被褐之形內懷無價之寶更若見我談空恰似渾胡骨淪吞棗此法唯佛能知凡愚豈解相表兼有修禪上人只學開口合脣誇我問答敏急却元不識主人蓋是尋枝摘葉不解窮究本根得根枝葉自茂無根枝葉難存便逞已握靈珠轉於人我難除與我靈源妙覺遠隔千里之殊此輩可傷可笑空說積年學道心高不肯問人枉使一生虛老乃是愚迷鈍根邪見業重爲因若向此生不悟後世爭免沉淪

無心頌

堪笑我心如頑如鄙兀兀騰騰任物安委不
解修行亦不造罪不曾利人亦不私己不持
戒律不徇忌諱不知禮樂不行仁義人間所
能百無一會飢來喫飯渴來飲水困則打睡
覺則行履熱則單衣寒則蓋被無思無量何
憂何喜不悔不謀無念無意凡生榮辱逆旅
而已林木棲鳥亦可為比來且不禁去亦不
止不避不來無讚無毀不厭醜惡不羨善美
不趨靜室不遠鬧市不說人非不誇己是不
厚尊崇不薄賤稚親愛冤仇大小內外哀樂
得喪欽侮險易心無兩觀坦然一揆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起不畏鋒刃
焉怕虎兇隨物稱呼宜拘名字眼不就色聲
不來耳凡所有相皆屬妄偽男女形聲悉非
定體體相無心不染不礙自在逍遙物莫能
累妙覺光圓映徹表裏包裹六極無有遐邇
光兮非兮如月在水取捨既難復何比擬了
茲妙用迥然超彼或問所宗此而已矣

西江月

其一

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本源自性佛
齊修迷悟豈拘前後 悟即刹那成佛迷時
萬劫淪流若能一念契真修滅盡恒沙罪垢

其二

本自無生無滅強作生滅區分只如罪福亦
無根妙體何曾增損 我有一輪明鏡從來
只為蒙昏今朝磨瑩照乾坤萬象昭然難隱

其三

我性入諸佛性諸方佛性皆然亭亭寒影照
寒泉一月千潭普現 小即毫毛莫識大時
徧滿三千高低不約信方圓說甚短長深淺

其四

法法法元無法空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
來同夢裏何勞說夢 有用中無用無功
功裏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其五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顯任
浮沉隨分飢飽渴飲 神靜湛然常寂不妨
坐卧歌吟一池秋水碧仍添風動莫驚鷺倦恁

其六

對境不須強滅假名權立菩提色空明暗本
來齊真妄係分兩體 悟即便名淨土更無
天竺曹溪誰言極樂在天西了即彌陀出世

其七

人我衆王壽者寧分彼此高低法身通照沒
吾伊念念不須尋覓 見是何曾見是聞非
未必聞非從來諸用不相知生死誰能礙你

其八

住相修行布施果報不離天人恰如仰箭射
浮雲墜落只緣力盡 爭似無為實相還源
返朴歸淳境忘情盡任天真以證無生法忍

其九

魚兔若還入手自然忘却筌蹄渡河筏子上
天梯到彼悉皆遺棄 未悟須憑言說悟來
言說成非雖然四句屬無為此等仍須脫離

其十

悟了莫求寂滅隨緣且接羣迷斷常知見及
提携方便指歸實際 五眼三身四智六度
萬行修齊圓光一顆好摩尼利物兼能自濟

其十一

我見時人談性只誇口急酬機及逢境界轉
癡迷又與愚人何異 說得便須行得方名
言行無虧能將慧劍斬摩尼此號如來正智

其十二

欲了無生妙道莫非自見真心真身無相亦
無音清淨法身只恁 此道非無非有非中
亦莫求尋二邊俱遺棄中心見了名為上品

後敘

切以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
則有患若其無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
莫若體夫至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
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
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
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鏡朗然神珠廓明則
何以使諸相頓離纖塵不深心源自在決定
無生者哉然其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
性境不能亂其真則刀兵烏能傷虎兕烏能
害巨焚大浸烏足為虞達人心若明鏡鑑而
不納隨機應物和不唱故能持物而無傷
也此所謂无上至真之妙道也原其道本無

名聖人強名道本无言聖人強言耳然則名
言若寂則時流无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
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故道因言而後顯
言因道而返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
性迷鈍執其有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
黃老悲其食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
次導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乎
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以盛行於世
有益人悅其生也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
諷誦其文皆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
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豈
非學者紛如牛毛而達者乃如麟角也伯端
向已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丹法當年且主公
傾背自後三傳與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兩旬
近方憶師之所戒云異日有與汝解韁脫鎖
者當宜授之餘不許爾後欲解名籍而患此
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藥本末既
成而求學者濛然而來觀而意動心不甚怪
乃擇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鉅勢強力
能持危拯溺慷慨特達能仁明道之士初再

罹患心猶未知竟至於三乃省前過故知大
丹之法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則
立超聖地是以天意祕惜不許輕傳於非其
人也而伯端不遵師語屢泄天機以其有身
故每膺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
不恐懼剋責自今以往當鉗口結舌雖鼎鑊
居前刀劍加項亦無復敢言矣此悟真篇中
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
好事者夙有仙骨觀之則智慮自明可以尋
文解義豈須伯端區區之口授之矣如此乃
天之所賜非伯端之趣傳也其如篇末歌頌
談見性之法即上之所謂無為妙覺之道也
然無為之道齊物為心雖顯秘要終無過答
奈何凡夫緣業有厚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
音紛成異見故釋迦文殊所演法寶無非一
乘而聽學者隨量會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
後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見聞此篇則知伯端
得達磨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
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餘則歸中小之見亦
非伯端之咎矣